

越境與傳播

—試比較中日「磨針」傳說之異同—

李 慶 國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Needle Grinding” Legen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 Qingguo

—

在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史上外來文化越境與傳播的現象並不少見。這些異域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通過與本土文化的調適、反饋、模仿與受容，逐步形成了新的形態而融入本土並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眾所周知，在明治以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越境與傳播的例子不勝枚舉，且大多表現為單向流式的影響與傳播。考察與梳理中國的古典典籍、詩文、歷史、神話、傳說及民間故事等越境日本後的傳播路徑、方式、變異過程及其影響，比較兩者的關聯與異同，對於深化和豐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頗有意義的。

李白（701-762）的「鐵杵磨針」傳說是一個知名度極高、流傳廣泛且久遠的勵志故事。兩岸三地都曾將其作為小學語文、國語教材或幼學的輔助教材，加之，與之相關的成語故事、連環畫、電視動漫等多媒體、多形式的傳播，在全球華人世界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由這一傳說衍生出來的成語、諺語及格言等也多為人們耳熟能詳，成為經久不衰的經典名言。如「鐵杵磨針」、「鐵杵成針」、「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磨杵成針」、「功到自然成」、「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等。此外，還有與李白「磨針」傳說相似的道教人物傳說中出現的「鐵杵磨繡針，功久自然成」、「功至自成」等俗諺和成語¹。它們都在傳達如是道理：知難而進、持之以恆是成功的要素。無論做甚麼事情，祇要有恆心和毅力，肯下苦功，且堅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功。

這一「磨針」傳說也流傳到了日本，並有不同的版本流傳。如日本真言宗創始人「弘法大師」空海（774-835）和被尊崇為「學問之神」的菅原道真（845-903）的「磨針」傳說。這二則傳說均為地方風物傳說，且有與之相關的遺蹟留存。

關於李白的「磨針」傳說，新、舊《唐書》均無記載，同時代人的詩文中也未提及，可以想

見該傳說出自後人杜撰的可能性很大。李白的傳記研究者和歷史學家幾乎無人採用此說²。祁連休的《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將李白的「磨針」傳說歸入「鐵杵磨針型故事」，其中蒐集的文獻資料為這一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考察線索³。

本文從李白「磨針」傳說與玄帝真武等道教人物的「磨針」傳說及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梳理出發，探尋這些傳說的出處、內容、文本差異和在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變異現象與關聯。同時，也梳理出日本有關空海與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的文獻資料，分析文本異同及特色，進而比較中日兩國「磨針」傳說在情節構造、傳說類型及傳播方式的異同，並對這些傳說的主人公與出場人物、「磨針」的道具（材料）及傳說的「附會名人」的做法進行解讀分析，進而探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這一越境傳說的意義。

二

李白「鐵杵磨針」傳說的文字記載，最早見於《錦繡萬花谷續集》卷十一的〈眉州〉介紹眉山、彭山、丹稜、青神中的一則「老嫗磨杵」。該書成書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編撰者不詳。這大概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中最早的文本。原文如下：

昔李白讀書於象耳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嫗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針。」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嫗自言姓武。今溪傍有武氏巖。⁴

這段文字敘述簡潔，前因後果交代得很清晰，為廣佈流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文本。

南宋的祝穆（?-1255）所撰《方輿勝覽》卷五十三〈眉州〉也收有這一傳說，名為「磨鍼溪」。云：

磨鍼溪，在象耳山下。世傳李太白讀書山中，未成，棄去。過是溪，逢老嫗方磨鐵杵。問之，曰：「欲做鍼。」白感其意，還卒業。嫗自言武姓，今溪傍有武氏巖。⁵

《方輿勝覽》的這段文字與《錦繡萬花谷續集》的「老嫗磨杵」基本上一致，其成書於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晚於前者五十一年，可以推測李白「鐵杵磨針」的傳說引自前者。前者介紹的是「武氏巖」，後者除「武氏巖」外還加上了「磨鍼溪」。前者的「象耳山」應該是「象耳山」的誤植。這則傳說在有文字記載之前，很可能就以民間口頭傳承的形式「世傳」已久，至少在南宋就已經成型，理由是此時的「磨鍼溪」和「武氏巖」都已作為地方風物的「遺蹟」而存在了。由於後者較前者流傳更廣，所以後來的李白「磨針」傳說多引自於《方輿勝覽》。

元代虞韶（生卒年不詳）編《日記故事》也收進了李白的「磨針」傳說。文字與《錦繡萬花

谷續集》和《方輿勝覽》略有不同：

李白，少讀書，未成，棄去。道逢一老嫗磨鐵杵。白問：「將欲何用？」曰：「欲做針。」白感其言，遂還卒業。⁶

值得注意的是，《錦繡萬花谷續集》和《方輿勝覽》記載李白「磨針」傳說，旨在介紹地方的形勝、山川、風物和遺蹟，如「武氏巖」和「磨針溪」。而虞韶編的《日記故事》則屬於蒙學一類的閱讀物，比起地方的風物傳說，「勵志」是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所以這段文字前後刪除了原文提及的遺蹟內容，也使李白的「磨針」傳說獨立成篇，並得以更為廣泛地傳播。

明代曹學佺（1574-1646）的《蜀中名勝記》卷十二介紹〈眉州·彭山縣〉的名勝時載有「磨針溪」一節。原文如下：

志云：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磨鍼溪，在象耳山下。相傳李白讀書山中，學未成，棄去。適過是溪，逢老嫗方磨鐵杵。問：「何為？」曰：「欲作鍼耳。」白感其言，遂還卒業。嫗自言武姓，傍有武氏崖。⁷

蓋引自彭山縣志，與《錦繡萬花谷續集》和《方輿勝覽》略有文字差異，但內容一致。

張岱（1597-1689）所撰《夜航船》卷二〈地理部·山川〉中載有「磨針溪」，轉述了《方輿勝覽》的內容：

彭山象耳山下，相傳李白讀書山中，學未成，棄去。過是溪，逢老嫗方磨鐵杵，白問故，嫗曰：「欲作針耳。」白感其言，遂卒業。⁸

張瑞圖（1570-1644）對虞韶的《日記故事》進行了校對和整理，出版了《日記故事大全》的修改版。該書卷二〈感勵類〉中收入這一傳說，名為〈感鍼卒業〉，全文如下：

唐·李白，字太白（蜀人），少年學業未成，棄歸，道逢一嫗（老婦人也），磨鐵杵，白問之，嫗曰：「欲作鍼。」白感其言（俗言：「工夫深，鐵杵磨成鍼。」），遂還，卒業。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此謫仙人也」（言其天才如仙人下降也）。玄宗朝供奉翰林，召見金鑾殿，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人爭羨其榮寵焉。⁹

與上述幾則李白的「磨針」傳說相比，前半部文字並無太大差異，後半部從「至長安」起，增加了賀知章的「謫仙人」之譽、玄宗「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和「力士脫靴」等逸事，使李白的

「磨針」傳說有了更多的故事性，也使李白的「功成名就」有了更為生動與形象的演繹。「白感其言」後還附加了一句註解，釋「其言」指「俗言：『工夫深，鐵杵磨成鍼』」。由此可以推斷，這一俗言（或稱「俗諺」）時已定型並流傳。

《日記故事大全》對〈感勵類〉所作的說明是「有所感而勵志，於文士以至有成者也。」¹⁰〈感鍼卒業〉與《錦繡萬花谷續集》中的「武氏巖」、《方輿勝覽》中的「磨針溪」和「武氏巖」不同，其目的並非藉李白的「磨針」傳說來介紹地方的名勝遺蹟，而是著重介紹李白的感悟與勵志。這一點從收入〈感勵類〉的其他幾篇傳說故事中可見一斑。如〈斷機教子〉、〈斷織悟夫〉、〈班超投筆〉、〈運甕不倦〉、〈感父力學〉和〈鐵硯志堅〉等¹¹，都與李白「感鍼卒業」有相似之處。這些名士或成功者都是受到某人或某事的啟發，感悟之後勵志發憤，經過刻苦勤學終至成功。

明末彭大翼（1552-1643）的《山堂肆考》卷一八二的〈老婦磨針〉也記載了這一傳說：

唐·李白幼時從師讀書，未成而歸。中途見一老婦磨鐵杵，白問之，婦答曰：「將欲作針。」白曰：「怎得成針？」婦曰：「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蓋以此感發白之心也。白乃回讀書，遂成業。¹²

與《方輿勝覽》相比，此文也刪掉了關於「磨針溪」與「武氏巖」等風土遺蹟的說明，在這裡傳說發生地在哪里似乎並不重要。李白與老婦的對話有了進展，當李白聽到老婦答「將欲作針」，不覺追問道：「怎得成針？」而那句「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的俗諺便成了老婦的答語。

陳仁錫（1581-1636）編的《潛確類書》〈人倫·耽學〉和《史品·赤函》¹³一書也都收錄了這一傳說，與上述記載大同小異。

李白讀書未成，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故。曰：「欲做針。」白笑其拙。老婦曰：「功到自然成耳。」白大為感動，遂還讀卒業。卒成名士。¹⁴

其中不僅增添了「白笑其拙」這一細節，還不滿足於「卒業」的交待，補充了一句「卒成名士」。老婦的答語用了另一俗諺「功到自然成」。

明清兩代都有一些文人學士在詩文和小說中引用「磨杵成針」之喻，用以說明做事需要毅力和持之以恆的精神，此為成功之秘訣。恕不徵引。

除李白的「磨針」傳說外，道教和佛教也有一些「磨針」傳說，特別是道教的神仙人物與「磨針」的傳說頗為豐富。同時，這些資料也較為龐雜，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詳細梳理和考證，僅舉其中幾例用以比較說明與李白「磨針」傳說的異同、關連及特色。

據蕭海明〈真武「鐵杵磨成針」壁畫圖像研究〉一文指出，李白的「磨針」故事「被唐末宋

初以來塑造真武大帝身世的道經吸收，成為描述真武大帝修道經歷中必不可少的故事之一。]¹⁵筆者認為該文對道教的真武大帝「磨針」故事緣自李白的「磨針」傳說的推斷是有道理的。

元末的《玄天上帝啟聖錄》（未署編撰者名）卷一〈悟杵成針〉，記載了「玄帝」的「磨針」傳說。云：

玄帝修煉，未契玄元。一日，欲出山，行至一澗。忽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帝揖嫗曰：「磨杵何為？」嫗曰：「為針耳。」帝曰：「不亦難乎？」嫗曰：「功至自成。」帝悟其言，即返巖而精修至道。老嫗者，乃聖師紫元君，感而化焉。澗曰「磨針」，因斯而名。雲麓仙人《磨針澗》詩曰：「淬礪功多羸者精，聖師邀請上天京。我心匪石堅於石，小器成而大道成。」¹⁶

玄帝亦稱玄武帝、玄天大帝或真武帝。玄武原本為星辰神，後被改造為動物神，宋代以後被人格化了。宋真宗時因避先祖趙玄朗的名諱而改稱真武。明成祖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將其所謂修煉之地武當山，賜名「大岳太和山」，大建真武廟等，還將李白的「鐵杵磨針」的傳說安到了真武身上¹⁷。玄帝「不亦難乎」之發問，比起李白傳說中「白感其言」和「白笑其拙」又進了一步，繼續發問也符合人物之間的對話方式。老嫗答曰：「功至自成」與「功到自然成」意思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出場人物由李白傳說中的「武氏」老嫗改成了玄帝之師「聖師紫元君」¹⁸，道教色彩更濃，但二者的傳承與變異關係還是較為明顯的。

此外，關於玄帝真武的「磨針」傳說，還見於明代李賢（1409-1467）、彭時（1416-1475）等修撰的《明一統志》¹⁹卷六十中的〈磨針澗〉：

磨針澗，在太和山北。真武脩煉，久之，未契玄元，亟欲出山。至此澗，忽遇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何為？」嫗曰：「為針耳。」曰：「不亦難乎？」嫗曰：「功至自成。」真武大悟，即返巖精脩，卒得上道，因名曰磨針澗。²⁰

這段傳說和《玄天上帝啟聖錄》的〈悟杵成針〉除文字略有不同，內容大致相同。祇是這裡稱玄帝為真武，老嫗也未明示為聖師紫元君。另外，這裡的「磨針澗」位於湖北道教的聖地太和山北，它與《方輿勝覽》中四川彭山縣的象耳山下的「磨針溪」場所不同。

《陽明全書》（又名《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的〈附錄四·年譜四〉中的〈年譜附錄二〉記弟子們討論「致知」，下塔觀《真武流形圖》言及真武的「磨針」傳說。文曰：

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諭，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²¹

比起前兩例的「返巖精脩」來，還強調了修煉時間「二十年」，足見道教在打造這一人物與改編這一傳說的重心所在，強調長期修煉方可「遂成至道」。

明代還有一則被稱為李白的友人道教仙人竇子明（生卒年不詳）的「磨針」傳說。此傳說見於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七十三。這段文字如下：

子明，江油人，李太白之友，為彰明縣主簿，後棄官入圖山學道，故名竇圖山焉。初，子明學仙未幾，輒下山，至橋側，見一女磨鐵杵，問之。答曰：「鐵杵磨繡針，功久自然成。」遂感悟，復歸。修煉三載，白日昇天。²²

竇子明，又稱竇真人、竇圖山，四川江油人。據《蜀中名勝記》卷九〈彰明縣〉中引杜光庭（850-933）《錄異記》「綿州昌明縣竇圖山，真人竇子明修道之所也。」²³另據《江油縣志·外紀志》記載，竇子明在作彰明縣主簿期間，覺圖山清幽奇險，好似人間仙境，便棄官隱居，不久至圖山修道，後終成正果。李白在《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一詩中寫道：「願隨子明去，煉火燒金丹」²⁴，詩中的「子明」係指劉向輯《列仙傳·陵陽子明傳》中的「陵陽子明」²⁵。李白借用這一典故巧妙地將其和同名的「竇主簿」聯繫起來，使這首贈詩更有寓意。

曹學佺撰《蜀中名勝記》是後人所輯，「摘其《蜀中廣記》內名勝一門」²⁶，內收有李白的「磨針」傳說（〈磨針溪〉），而《蜀中廣記》還收入了竇子明的「磨針」傳說。二者均為「磨針」傳說，記載內容又極為相近，僅僅是將主人公做了置換。可見，當時作為地方的風物傳說二者都是存在的。為何編撰者在兩部書中同時收入內容相近的「磨針」傳說呢？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可惜編撰者未做任何說明。

此外，還有晉朝葛洪（283-343）學道成仙的傳說，內容與李白的「磨針」傳說、玄帝真武、仙人竇子明等的「磨針」傳說大致相同，祇不過將老嫗改成了道教神仙，並有轉身即不見蹤影的情節，以示神仙前來點化之事²⁷。

與道教修煉有關的這幾則傳說，從文字記載的先後與內容並無太大變化這兩點來看，幾乎可以說，都是李白「磨針」傳說的翻版或照搬，頗有「移花接木」之嫌。祇不過將傳說中的主人公李白換成了真武、竇子明或葛洪，將老嫗（或稱老嫗、老婦）換成了紫氣元君或前來點化的道教仙人，將讀書換成了道教修煉，將地方風物傳說的遺蹟「磨針溪」換成了道教的名勝之地「磨針澗」、「磨針井」及「磨針坑」²⁸而已。

三

日本也有與李白「磨針」傳說相類似的傳說，且有不同的版本。日本滋賀縣彥根市山中就有一「磨針嶺」（日文寫作「磨針峠」或「摺針峠」，讀音為 SURIHARITOUGE），與真言宗始祖

「弘法大師」空海（774-835）的「磨針」傳說有關。這則「磨針」傳說最早見諸文字的是江戶時代儒教學者貝原益軒（1630-1714）²⁹編撰的《筑前國續風土記》³⁰。文中寫道：

近江國有個磨針嶺，磨針嶺有其來歷。從前有個讀書人，學業受挫，欲返故鄉，途經近江國時，見有人在磨斧子，便問：「做何？」答曰：「做針也。」讀書人反省自己，重返京城，鑽研學問，終成博士。後來此地被稱為「磨針嶺」。³¹

這是日本版的「磨針」傳說之一。近江國是日本江戶時代的舊稱，即現在的滋賀縣。此文雖然並未提及「讀書人」的姓名。但據後來的傳說記載可知，文中的「讀書人」就是後來成為弘法大師的空海。

空海生於贊岐國多度郡屏風浦普通寺（今香川縣普通寺市），出家前名為佐伯真魚，名號有如空、無空、空海、遍照金剛等。三十歲時曾作為遣唐使入唐，學習佛教、漢詩文、法、教育及建築法等，八〇六年歸國，後流佈密教並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始人，與天台宗的開祖最澄被並稱為平安時代的「佛教二聖」。空海著有《三教指歸》、《秘密曼陀羅十住心論》、《秘藏寶鑰》，還著有詩文集《遍照發揮性靈集》，編纂了詩文評論集《文鏡秘府論》等。延喜二十一年（921）醍醐天皇追賜「弘法大師」諡號。日本近代以來，包括戰後出版的一些介紹地方風物傳說的書籍大都載有空海的「磨針」傳說，內容上與《筑前國續風土記》大致相同。

試舉兩例，一是渡邊守順編著的《近江的傳說》，其中有一節〈磨針嶺〉：

從彥根市的鳥居本去番場的中仙道的途中有一個磨針嶺。據說前往各地修行的弘法大師來到嶺前，看見一位老者正在石頭上磨斧子。大師很好奇，問道：「您在幹什麼呢？」老人回答說：「我要將斧頭做成針。」大師覺得不可思議，再一看，那老者已經不見了身影。大師頓時醒悟到，這是神來點化自己。於是，他作短歌一首：「修行路途漫，萬難相伴學業艱。惟恆心是問。鐵斧磨針尚有人，修行之志覺彌堅」。由此，該嶺被稱為「磨針嶺」。為了紀念此事，弘法大師還親手栽種了一棵杉樹。如今，嶺上還祭祀著「磨針明神」。弘法大師栽種那棵杉樹已長成了大樹。³²

與此書同名的還有駒敏郎、中川正文編著的《近江的傳說》，與上述內容不同的是，弘法大師不是「前往各地修行」，而是和《筑前國續風土記》一樣，是「學業受挫，棄之，在返鄉途中」。這一情節與李白「磨針」傳說更為相近，還有前書提到的「老者」並無性別說明，這裡則明確為老翁³³。

小林博、木村至宏編著的《近江的街道》也載有這一「磨針」傳說，標題為〈磨針嶺——弘法大師的傳說之地〉。其中也寫到那位老者答完話後隨即「不見了身影」的情節，而「年輕人在

一刹那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膚淺與缺乏耐性，並為之深感羞恥。轉念之後，他重返京城繼續修行」³⁴。接著，該書還介紹了這一傳說的後續話題：

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來成為日本著名佛教真言宗創始人的弘法大師。弘法大師成就大業後曾重遊舊地，為感謝神靈在此地建起了神社，並在神壇上擺上供品糯米糕（據說這就是「磨鉢糕」的由來），還在神社旁種植了一棵紀念杉樹。現在嶺上還有「磨針明神宮」的遺址。該神社院內有一棵大杉樹，樹圍近八米，樹根處立有一碑，上書「弘法大師御手植杉」。昭和五十六年（1981）十二月杉樹被大雪壓倒……當年附近的村民在「磨針嶺」上開設了茶室，取名「望湖堂」（又稱「臨湖堂」），曾販賣弘法大師命名的「磨鉢糕」。這一帶也成了江戶時代的一個繁華之地。³⁵

空海的這一傳說與李白的「磨針」傳說頗為相似，而那位磨針老者回答完問話隨即「不見了身影」的情節，與真武的「磨針」傳說如出一轍。不同的祇是用作磨針的道具不是鐵杵而是鐵斧。此文提到的望湖堂茶室已於平成三年（1991）毀於一場火災。據說茶室裡保有的一些史料也隨之化為灰燼。

日本現代著名女畫家小倉遊龜（1895-2000）曾以空海的「磨針」傳說為題材創作了一幅大型屏風式的日本畫《磨針嶺》³⁶。畫面上一個年輕僧侶在返鄉途中遇到一老嫗在磨鐵斧。那個僧侶就是空海，而置身在耀眼光環中的老嫗則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小倉將傳說中為修行而苦惱的年輕僧侶和為其「點化」後即轉瞬消失的老嫗（觀音菩薩）賦予了生動形象的藝術解讀。

另一版本的「磨針」傳說與日本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845-903）有關。這一傳說的文字記載同樣出自貝原益軒編撰的《筑前國續風土記》。該書卷九〈御笠郡・下〉有一節〈磨針〉介紹了御笠郡（現福岡縣筑紫野市和太宰府市）的「磨針石」遺蹟和傳說：

據民俗傳說，菅公曾登天判山為自己所蒙受不白之冤向天傾訴，返程途中經過此地，見一老翁正在石頭上磨斧頭。他問老翁：「您在做什麼？」老翁回答：「做針。」菅公深感其言，悟到凡事非勤奮而難以成就。於是他重返天判山，繼續向蒼天祈禱不止。老翁的磨針石今尚在，最初位於山腳之下，近世被移至通道一側林中。該磨針石是一扁型石，長七尺九寸五分，寬五尺一寸五分。³⁷

菅公是菅原道真的敬稱，他是平安時代前期的公卿、著名的學者、漢詩人。曾做過地方官僚，五十歲時被任命為遣唐大使，他在任上提案取消了遣唐使的派遣。昌太二年（899）菅原道真五十五歲時受宇多天皇賞識，昇任為右大臣。延喜元年（901）被左大臣藤原時平讒告降職為權師，左遷至筑前國太宰府³⁸。延喜三年（903）逝去。據傳菅原道真死後曾接連發生多起令舉國

驚悚的重大事件，被世間認為是菅公蒙冤作祟。故而朝廷在他逝世二十年後為其平反，恢復了右大臣名譽稱號，並尊他為「天滿天神」和「學問之神」，修建神社以供奉之³⁹。菅原道真編纂有《菅家文草》十二卷、漢詩文集《菅家後集》全一卷等。他和空海一樣，既是學問的集大成者，也是日本著名的歷史人物。

《筑前國續風土記》一書同時收入了這兩則「磨針」傳說，即未提姓名的「讀書人」（「弘法大師」空海）的傳說和菅原道真的傳說。菅原道真的傳說應是該書介紹的重點，理由是先介紹的是菅原道真的傳說和遺蹟「磨針石」，之後提及「讀書人」的傳說和遺蹟「磨針嶺」。再就是空海的傳說發生在近江國，而菅原道真的傳說發生在筑前國，該書名為《筑前國續風土記》，自然以介紹筑前國的傳說和遺蹟為主，近江國的傳說為輔，以致編撰者還將空海的姓名隱去，祇寫作「讀書人」，蓋有意為之。

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發生地是福岡縣筑紫野市，那裡有以「磨針」命名的街道，還立有一塊「磨針石」。據介紹，該石為室町時代之物，高二・四米，上面刻有表示「阿彌陀三尊」的梵文⁴⁰。流經此地的河流也被稱之「磨針川」⁴¹。此外，還有以「磨針」為名的町、村和橋等⁴²。

《筑前國續風土記》的編撰者貝原益軒在蒐集和記載菅原道真和空海的「磨針」傳說時，已經意識到這兩則傳說均來自於中國李白的「磨針」傳說，它們不過是那一傳說的改編或翻版。因而，他在介紹完菅原道真和空海的這兩則傳說後，還特意提及明代萬曆年間劉仲達纂輯的一套類書《鴻書》（也稱《劉氏鴻書》）曾引用《錦繡萬花谷》中所載的李白「磨針」傳說⁴³，指出它（李白的「磨針」傳說）「與此村翁的傳說暗合」⁴⁴。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的「磨針」傳說在日本戰前還曾一度被選入小學國語教科書，課文標題為〈李白與小野道風〉，寫的是李白的「磨針」傳說和小野道風（894-966）的「觀蛙跳垂柳」的傳說⁴⁵。小野道風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著名的書法家，也是「和風」書法的創始人。課文寫道，小野道風小時候練習書法，苦於長進不大，於是漸生厭意。一天，他在庭院裡散步，看見水池邊有一隻青蛙在往垂柳枝上跳。由於青蛙跳的高度不夠，跳上去掉下來，掉下來再往上跳。一遍又一遍，漸漸地那隻青蛙越跳越高，終於跳到了垂柳枝上。看到這一幕，小野道風頓時悟出了「習字亦如此」的道理。從此，他「一心不亂」地練習書法，終於成了書法大家。文中介紹的李白「磨針」傳說與中國的傳說祇有一處不同，那就是磨針的道具不是「鐵杵」，而是換成了「鐵斧」，它與空海、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所使用的道具一致。

日本俗諺中有「磨斧成針」、「磨斧做針」和「將斧做針」⁴⁶，蓋出自於空海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

空海的「磨針」傳說與李白的傳說最為相似，主人公是年輕的僧侶，由於厭倦修行，中途放棄，從老翁的「磨針」之舉和教誨中受到啟發，反省之後又重返修行之地，刻苦修行，終成大業。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與李白的傳說在內容上也有相似之處，但「受啟發者」（或稱「受教育者」）並非正在求學或修行中的青少年，而是受讒言陷害被左遷至太宰府的前右大臣。他

從老翁的「磨針」之舉和問答中有所感悟：「凡事非勤奮而難以成就」。於是，他又重返天判山，繼續向蒼天祈禱，並以此來表明自己清白的心蹟。由此可見，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與空海不同。空海的醒悟，是他重返京城繼續修行並最終走向成功的轉折點。而菅原道真的感悟，則成了他將以表心誠之志的祈禱行為持續下去的推動力。然而，菅原道真至死也沒能改變他受陷害遭貶黜的結局，甚至連還原真相、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的目的也沒能達到。與空海相比，菅原道真是個悲劇式人物，他矢志不渝的執著和堅持體現了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⁴⁷的精神與境界。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持之以恆」、「勤奮」努力也未必就一定能成功。或許堅守信念並為之堅持不懈的行為本身纔是菅原道真「磨針」傳說的意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空海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基本上都不被他們的傳記研究者和歷史學家所採用，祇有一些地方誌和地方風物傳說中留下了相關的文字記載。從日本歷史和傳記研究學者迴避這二則「磨針」傳說的現象來看，一方面說明了學者們對此類傳說的真實性持疑；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兩則傳說均非日本原創，而是與中國的李白及真武等道教的「磨針」傳說有明顯的淵源關係。

四

上面，我們大致梳理了中日兩國與「磨針」傳說相關的史料和內容。下面，我們試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的「磨針」傳說的情節構造、類型以及傳播方式的異同，並對這些傳說中的主人公、出場人物與「磨針」道具以及民間傳說附會名人的做法作一下分析解讀。

（一）中日兩國「磨針」傳說的情節構造模式

由「受啟發者」的放棄開始，即厭學或承受不了修行之苦，選擇逃避——輟學或返鄉。在逃避的途中「巧遇」一位在溪邊（山澗、山嶺、橋邊或井傍）的石頭上磨鐵杵（中國）或鐵斧（日本）的老者（「啟發者」）。李白和真武等道教人物的幾則「磨針」傳說遇到的都是老嫗（或稱「老嫗」、「老婦」）。竇子明的傳說為「一女」，老若不明。而空海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則均為「老翁」，祇有小倉遊龜的《磨針嶺》圖為「老嫗」，並通過周身光環暗示其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受啟發者」在與「啟發者」的問答中頓悟，有感於「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功到自然成」的道理，並反省自身，為知難而退的逃避行為感到羞恥和悔恨。於是，「受啟發者」重返學堂或修行之地，經過持之以恆地勤學苦練，最終獲得了成功。求學之人成了偉大的詩人，修行之人成了著名的高僧，而修煉的道教人士則功德圓滿或得道成仙。其情節構造模式基本上可以歸納為：放棄——巧遇——磨針——感悟——返回——堅持——成功。

與上述構造模式略為不同的是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菅原道真既不是厭學的少年，也不是放棄修行、修煉的年輕僧侶或道教信徒，而是蒙冤左遷的前任右大臣。並且他的「磨針」傳說

構造模式缺少最後的「成功」環節。

（二）中日兩國「磨針」傳說的類型與傳播方式

從中日兩國「磨針」傳說的類型來看，最初均為「地方風物傳說」。李白的傳說是由「磨針溪」和「武氏巖」的風土遺蹟介紹而被記載下來的。《錦繡萬花谷續集》、《方輿勝覽》、《蜀中廣記》、《蜀中名勝記》、《夜航船》和《明一統志》等，大都屬於地理類書籍或介紹地方風俗、民情、文物和掌故類的書籍及地方志等，均在介紹地方名勝遺蹟時提及這一傳說。「玄帝」真武等與道教有關的幾則「磨針」傳說中出現的遺蹟有「磨針澗」、「磨針井」、「磨針坑」等，有的與道教修煉地有關，有的則是人工設置的，如道教聖地武當山的「磨針井」。日本的空海與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也是由地志類的「風土記」最早記載的，前者有遺蹟「磨針嶺」，後者有「磨針石」，恰似地方風物傳說留存下來的「物證」。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的李白「磨針」傳說後來從「地方風物傳說」中脫離出來，變為獨立的「勵志」型傳說，並以蒙學讀物的形式傳播開來。如元代虞韶編《日記故事》和明代張瑞圖校《日記故事大全》，二者所載李白的「磨針」傳說，均不以介紹地方的名勝遺蹟為主，相反均刪去了有關遺蹟的記載，倒是專門寫給幼童和青少年的「勵志」故事，讓他們從小就知曉「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的道理。

從傳播方式上看，「勵志」型傳說是藉蒙學讀物來傳播的，因而傳播更為廣泛和久遠。而作為「地方風物」型的傳說，祇能依附於地方志類書籍或藉「遺蹟」介紹得以傳播，其傳播的範圍受限。日本空海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就屬於此種情形。

（三）中日兩國「磨針」傳說的主人公及出場人物

中日兩國的「磨針」傳說中出場的人物均為二人。一是主人公，一為「磨針」的老嫗或老翁。作為「受啟發者」的主人公，除時任主簿的竇子明、太宰府的權師菅原道真為中年人外，其餘均為少年學子或青年修行者，如李白和空海。道教「打造的人物」真武和葛洪似為青年。他們與老嫗或老翁的關係設定為「受啟發者」與「啟發者」之關係，也有一種少對老、幼稚對成熟、蒙昧對睿智、放棄對執著的象徵性隱喻關係。真武等道教人物的那幾則「磨針」傳說中出現的「啟發者」是前來「點化」修煉者的紫元君或道教仙人。除此之外，中國的「磨針」傳說中的磨針者多為老年女性，如老嫗、老嫗或老婦，而日本的「磨針」傳說中的磨針者多為老年男性——老翁。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為：首先，是和「磨針」所使用的道具有關。中國的磨針者所使用的道具是「鐵杵」，其形狀與針型相似，而針又大多是女性所使用的縫紉工具，因此，中國的磨針者多為女性。日本使用的磨針道具為「鐵斧」，而鐵斧作為勞動工具多為男性所使用，因而日本的磨針者多為老翁。其次，與母親在家庭中直接承擔撫育孩子的責任有關。從古至今母親的形象大都和慈愛、溫柔、堅毅、包容等精神品格相關，像孟母的「斷機教子」、陶侃之母的「封罈退鮓」、歐陽修之母的「晝荻餃子」和岳飛之母的「刺字」等，都是孩子最直接的教育者和啟蒙者。

而日本古代社會男性在家庭中承擔著家父權（或稱家父長權），因沒有科舉制度大多數家庭都是子承父業，所以父親在家庭教育中扮演著遠比母親更為重要的角色。如江戶時代林子平的《父兄訓》⁴⁸就是父親教子書。

（四）中日兩國「磨針」傳說所使用的道具

中日兩國「磨針」傳說使用的「磨針」道具完全不同。中國的均為鐵杵（現代也有通俗的說法，稱之「鐵棒」），而日本的則為鐵斧。從形狀上來看，鐵斧要比棒狀的鐵杵離縫紉用針（繡花針）更遠。那麼，為什麼日本的「磨針」道具要用鐵斧呢？筆者推測，一是因為「鐵杵」的「杵」字的日語讀音為 KINE，一般指搗米脫殼或打黏糕用的道具，形狀有的像搗蒜的搗子，有的像帶把柄的木錘。這種工具大都是木製或石製，幾乎沒有鐵製的。所以，用「鐵杵」做道具容易被想像成鐵製的錘子，造成理解上的混亂。二是比起「鐵杵」來，「鐵斧」是人們從古至今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勞動工具，至少延至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是不可或缺的勞動工具。砍柴、伐木、建造房屋、造船、製做各種工具或家具等，都會使用它⁴⁹。用「鐵斧」來做針，儘管有點超乎人們的想像，但畢竟是使用鐵器，不會造成理解上的混亂。其實，不管是菜刀還是鐵斧，祇要放在砥石上磨礪，都會越磨越小。既然能將鐵杵磨成針，那麼鐵斧自然也可以磨成針，而且難度更大。

（五）中日兩國「磨針」傳說與附會名人

劉守華先生曾在〈中國民間敘事文學的道教色彩〉一文中指出：「『鐵杵磨針』，本是一則民間寓言故事，常常被附會到那些憑苦學而成才的名人如李白等人身上，道教編造的真武和葛洪學道成仙的傳說中都有這個插曲」⁵⁰。該文雖未明示「本是一則民間寓言故事」的根據，但其中提到的「附會」名人說卻頗有道理。按此推演，這一「磨針」傳說在尚未「附會」李白之前，很可能是一則口頭傳承的民間寓言故事，也可能僅僅就是一句富於哲理的民間俗諺。為了更好地講述這一寓言故事或闡釋這一俗諺的道理，需要附會於名人，用名人來詮釋成功的要素。因為作為成功者的名人，其苦學與堅持不懈的奮鬥經歷，不僅能為普通人樹立榜樣，而且還能为「鐵杵磨針」這一俗諺做出生動而又形象的演繹。「磨針」傳說最早流傳在蜀地，李白青少年時期都是在那裡度過的，因而很自然就附會到了名人李白的身上，李白也成了一個「箭垛式」人物⁵¹。至於道教「編造」的玄帝真武，從南宋纔開始由龜蛇形象變為人形。到了明代由於皇帝下詔封號與提倡，宮廷內和民間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廟，真武的民間信仰也達到了鼎盛期。道教要利用這一「磨針」傳說，真武便成了最佳人選。日本的空海和菅原道真都是大學問家，也是深受後世人們所景仰和喜愛的歷史名人。「磨針」傳說要附會名人，在日本他們就成了不二人選。傳說與寓言、神話不同，它常常依附在實有人物的身上，而且這一人物愈是名人，愈是偉人，其影響力和傳播效果就愈佳。由此可知，傳說附會實有名人不僅是傳說的特點，而且也是傳播方式的特點。

李白生前曾被譽為「謫仙人」，並有「詩仙」之雅號。他的啟蒙教育開始很早，且聰穎過人。從他的詩文自敘來看，「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⁵²、「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⁵³，顯見，幼少年時期的李白是個智力超群、博覽史書與諸子百家的「神童」式少年。圍繞著他的一些傳說，如「母夢長庚星而誕白」⁵⁴、白少時「自夢筆頭生花」⁵⁵等，都有將其「神化」的現象。但如果祇是強調李白天賦過人與智力超常，那麼，李白很難成為後來學子們效法的榜樣。因而「磨針」傳說的杜撰者需要將李白還原成一個普通少年，讓他具有普通少年常有的一些弱點或缺點，如貪玩、厭學、做事不能持久、知難而退⁵⁶等。這樣一來，李白的成功便和勵志掛上了鉤，也和知難而進、持之以恆構成了因果關係。日本的空海也是如此，他聰穎好學，很小就跟隨舅父系統地學習中國的諸家經典、史傳和辭賦等，尤喜佛學，曾被譽為「神童」。十九歲時開始踏上了問道求法之路，他跋山涉水巡拜地方名山靈蹟，遊學奈良諸大寺。二十四歲時便寫下闡述儒、釋、道三教之優劣的《三教指歸》⁵⁷。對青年僧侶來說，修行是一件很寂寞也很艱苦的事。傳說的演繹者便有意將一般人難以承受修行之苦、中途棄之的失敗和退縮之事「附會」到了空海的身上。

中日兩國的「磨針」傳說中的李白與空海在感悟了「鐵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的道理，經過持之以恆地勤學苦練終獲成功。二人都成了俗諺「有志者事竟成」中的「有志者」和「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中的「有心人」。儘管這二人都屬於罕見的天才，但天才並不等於成功。任何成功都與好學、勤學、苦學以及持之以恆地積累分不開的。他們的成功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五

從筆者考察與蒐集到的中日兩國有關「磨針」傳說的資料來看，李白的「磨針」傳說出現得最早，其它的「磨針」傳說，無論是道教的玄帝真武、竇子明、葛洪，還是日本的空海、菅原道真，基本上都可看作是李白「磨針」傳說的摹仿、改造與移植。換言之，這些不同文本的「磨針」傳說都與李白的「磨針」傳說有著淵源關係。

季羨林先生認為：「一個內容完全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的寓言故事能互不相謀地各自獨立地產生，是無法想像的。」⁵⁸這一說法也完全適用於民間傳說。中日之間這些「內容完全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的「磨針」傳說，可以說，都是在相互學習、借鑒、模仿，甚至原樣照搬的過程中產生與傳播開來的。這也是不同國家之間越境的文化交流必然會出現的演變路徑與結果。

中日兩國的「磨針」傳說，從內容上看，都很簡單，並無複雜與枝蔓的情節。儘管在流傳過程中也有「添枝加葉」的情況，如「被啟發者」與「啟發者」的對話就有漸趨豐富的現象，但傳說內容與構造模式都無大的變化。特別是「啟發者」用鐵杵或鐵斧磨針、用富於哲理的俗諺來說明任何成功都需要勤奮、忍耐和持之以恆的道理則完全相同。可見，中日兩國在對成功的要素和條件的解讀與認知上所顯示的價值觀念是一致的。

然而，無論是李白還是空海等人的「磨針」傳說，用鐵杵或鐵斧來做縫紉用針，在今天看來都有違常理。但在該傳說傳播之時卻「被當時人當做真實的事實而相信著」⁵⁹的。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教育環境中，這一歷久流傳的勵志傳說經常會遭受到孩子們的質疑⁶⁰，但其所傳達的「鐵杵磨針」的精神仍有著有效且持久的生命力。筆者通過考察和比較中日兩國的「磨針」傳說，大致可做如下判斷：這些「磨針」傳說都與李白的「磨針」傳說有淵源關係，而李白的「磨針」傳說出於杜撰的可能性極大。因為李白在世時已有很多關於他的傳說在流傳，包括一些被「神化」了的傳說，但獨不見「磨針」一說。在李白之前是否有過類似的寓言故事，從僅存的史料中無從查考。

總之，日本的空海與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作為由中國輸入的越境傳說，經改頭換面，已完成了它們「日本化」或稱「本土化」的過程。這種將中國的傳說日本化的接受方式基本上是原樣照搬，傳說的內容與情節構造模式大致不變，祇是將主人公和登場人物改姓換名，將發生地點換成日本的某某地而已。眾所周知，日本曾大量地輸入過中國古代的神話、寓言故事、民間傳說、小說、戲劇、詩文及古典文獻等，其中就有很多在接受與傳播的過程中實現了日本的「本土化」。有的看上去就很明顯，有的則較為複雜和隱晦，也有的甚至已很難找見其演變過程中的蛛絲馬跡了。其實，這種情況與中國文化和文學從印度的佛教經典和民間文學中汲取養分的接受方式與過程頗為相似。季羨林先生曾例舉那個已寫入了正史並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的〈曹冲稱象〉，其實是印度《雜寶藏經》卷1〈棄老國緣〉中一個稱象故事的改頭換面⁶¹。由此可見，任何先進的優秀文化都不會拒絕和排斥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交流，並且也一定會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中汲取本民族文化所需要的養分。越是卓越的、優秀的、強大的文明與文化，其包容力就越大、消化力就越強、接受外來的影響也就越多。這已經被世界上諸多先進的文明與文化的發展歷史所證明。從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視點來看，空海和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作為由中國輸入的越境的民間傳說，已經在日本紮下了根，並傳承至今，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個頗為有趣的例證和佳話。這一傳說所傳達出來的對於成功要素與條件的解讀與認知，已超越了民族與國家的界限，成為了中日兩國共同的智慧結晶與精神力量，而這正是越境類傳說的意義所在。

注

- 1 朱玉麒〈李白「鐵杵磨針」傳說考〉（朱玉麒、周珊主編《明月天山—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該文還輯錄的成語、諺語等還有「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若要功夫深，鐵杵好磨針」、「鈍鐵磨成針，祇要功夫深」、「鐵打房梁磨繡針，功到自然成」、「祇要功夫深，鐵鑿磨做針」等。
- 2 范震威《李白的身世、婚姻與家庭》（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一書中引用了《方輿勝覽》的「磨針」傳說，並指出，「雖為傳說，但頗為有名，或許亦非杜撰，祇見記述，不見考核。姑存之」。頁169。
- 3 祁連休《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卷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771-773。這些文獻與筆者在《文淵閣四庫全書》（CD-ROM 電子版16卷，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香港中文

大學出版社，1999）檢索出的資料相同。

- 4 引自《錦繡萬花谷續集》（撰者不詳）卷十一。明嘉靖十五年繡石書堂刊本。有關李白「磨針」傳說最早的記載大都以宋代祝穆撰《方輿勝覽》為先，如周曉霞《世傳文言故事欲傳何意——〈鐵杵成針〉文本解讀例談》（《小學語文教師》2020年6期）、朱玉麒《李白「鐵杵磨針」傳說考》、劉玉平《李白「鐵杵磨針」故事與禪宗「漸悟」觀》（《課外語文》2015年第6期）、蔣志《李白故里的民間傳說及其現代價值》（《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6期、2011年6月）、胡炳年《從神話傳說看人類前行的腳步——對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和鐵杵磨針的重新解讀》（《瀋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3期、2009年7月）陳鈞《李白傳說故事溯源》（《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等。
- 5 引自宋·祝穆撰《方輿勝覽》（三）（「孔氏嶽雪樓影鈔本」，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國七十年（1981）），這段文字中先是「老嫗」後為「老嫗」，儘管意思沒有太大差異，略顯不自然。又查《文淵閣四庫全書》（CD-ROM 電子版 16 卷），文字也有差異，如「白問：『何為？』」嫗曰：『欲做鐵耳。』」都與引文不同。
- 6 引自祁連休《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卷中，頁 171。
- 7 引自清·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百部叢書集成：原刻影印）《蜀中名勝記》（六）（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 54 年（1965））。
- 8 引自明·張岱撰、劉耀林校注《夜航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5。
- 9 張瑞圖校·書林劉龍田梓《日記故事大全》卷二《感勵類》〈感鍼卒業〉。文中小字部分為原文中的校注說明。引自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3 輯（東京：汲古書院，昭和 52 年（1977）），頁 264。文中括號是筆者所加，原文為小字，用以註釋和說明。
- 10 同前注。
- 11 《感勵篇》共收 10 篇傳說故事，除李白的〈感鍼卒業〉外，還收有〈斷機教子〉（孟軻）、〈斷織悟夫〉（後漢樂羊子）、〈班超投筆〉（漢代班超）、〈終軍棄符〉（漢代終軍）、〈改勵除害〉（晉周處）、〈運甕不倦〉（晉陶侃）、〈感父力學〉（五代劉贊）、〈鐵硯志堅〉（後晉桑維翰）、〈邑官有慕〉（宋代張繹）的故事。見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3 輯，頁 263-264。
- 12 引自《文淵閣四庫全書》（CD-ROM 電子版 16 卷）。
- 13 《潛確類書》是明末陳仁錫所編的一部類書，120 卷，又名《潛確居類書》。李白〈鐵杵磨針〉出自該書 60 卷〈人倫〉第 13 〈耽學〉。《四庫全書》未收此書，查《四庫禁毀書叢刊》子部中列有此書。《史品赤函》為陳仁錫所著，該書輯錄古今逸史，上自古初，下迄《晉書》。
- 14 同注 12。
- 15 引自《四川文物》2005 年第 5 期。其中研討的真武「鐵杵成針」故事圖像有明代《真武靈應圖冊》「悟杵成針」圖、明版《武當嘉慶圖》「悟杵成針」圖、河北蔚縣北極宮清代壁畫「鐵杵磨繡針」圖、武當山磨針井並清代壁畫「鐵杵磨針」圖。頁 58。
- 16 《玄天上帝啟示錄》約成書於元代延祐元年（1314）至至元二年（1336）之間，編著者不詳。〈悟杵成針〉引自《正統道藏》（影印線裝版）〈洞神部·記傳類〉的〈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之一〉，藝文印書館，民國 51（1962），1425 種、62。
- 17 參見馬書田著《華夏諸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頁 64-77。
- 18 紫元君又稱「紫氣元君」，為玄帝真武之師。全稱為「玉清聖祖紫氣元君」。道經言，紫元君為太上老君的化身。真武降生為淨樂國太子後，紫元君授以無上道，令真武去武當山修煉，又以「鐵杵磨針」超度真武，修道成仙。後人建姥母廟、磨針井廟等，塑其像供奉。
- 19 《明一統志》原名《大明一統志》，是明代官修地理總志，共 90 卷。
- 20 同注 12。
- 21 引自《陽明全書》（也稱《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五，〈附錄四 年譜四〉的〈年譜附錄二〉，《陽明全書》（冊四）（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 59 年（1970）6 月）。

- 22 《蜀中廣記》是明人曹學佺在四川任右參政（1610-1613）時於公務之間，周遊名勝，搜求各種圖書史料等基礎上撰寫的一部地理著作。共 108 卷，分名勝、邊防、通釋、人物、方物、仙、釋、游宦、風俗、著作、詩話、畫苑等 12 門類，「蒐採宏富，不愧廣記之名」。《蜀中廣記》此段之後還介紹了竇子明的煉丹灶，文曰：「又按《輿地紀勝》：昭化縣西藥臺有竇子明丹灶，其臺與爐皆鐫石甃成，工極巧，非今人所能為」。原文檢索同注 12。
- 23 引自曹學佺撰《蜀中名勝記》卷九（粵雅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印行，民國 54 年（1965）），接這段文字後還對竇子明的修道之所有如下介紹「西接長岡，猶可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峰，石筍，如圖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絕險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建始年月。」
- 24 引自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太白集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809。
- 25 據劉屹〈道教仙人「子明」論考〉一文考證，傳為西漢末年劉向輯《列仙傳》中的〈陵陽子明傳〉中所記「子明」為鉅鄉（今安徽北部宿州）人。後和妻女入深山，煉丹修行，後得道昇天。另外，劉文還認為，「從漢至唐，從陵陽子明到竇子明」未必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道教仙人」。引自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509-520。
- 26 引自《蜀中名勝記》三十卷的尾頁說明，「學佺所著本無此書之名。此本乃萬歷戊午年福清林茂之摘其《蜀中廣記》內名勝一門，刻之南京，而鍾惺為之序，不知其何所取也。」
- 27 葛洪的傳說流傳地為湖北省通城縣黃龍山，傳說葛洪修煉數年，不見成果，便棄庵下山，見溪邊有一老嫗正在石上磨鐵杵。葛洪見之，便問：「做何？」老嫗回答：「磨針。」葛洪：「何日能磨成針？」老嫗答道：「有志者事竟成。祇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葛洪反省自己修煉不該半途而廢。他正欲向老嫗道謝時，老嫗已不見了蹤影。葛洪頓悟此乃神仙前來點化。於是，重返山中，日夜修煉，終成正果。據稱現今黃龍山北麓峽谷被當地人稱之為「磨針坑」。
- 28 「磨針井」在道教名山湖北武當山。那裡有井有殿。殿裡供奉真武青年時坐像，殿前豎兩根鐵杵。一座亭子冠名「老母」，老母亭下是磨針井。傳說淨樂國太子入山修道，磨針井旁受到啟發，堅定了信念，入山修煉四十二年，功成，得以白日飛昇。號為玄武真君。詳見吳裕成《中國的井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 160。
- 29 貝原益軒，筑前國（今福岡縣）人，名篤信，字子誠，號柔齋，晚年名益軒，通稱久兵衛。1648 年 18 歲為福岡藩奉事，1650 年惹怒二代藩主被放逐，過了 7 年浪人生活。1657 年用藩費去京都留學，學習本草學和朱子學。留學 7 年後於歸藩，編纂《筑前國續風土記》。70 歲退役後專念著述。主要著書有《大和本草》、《五常訓》、《養生訓》等。
- 30 《筑前國續風土記》是日本年代最古、最為著名的地誌。原書為貝原篤信選定、貝原好古編錄、竹田定直校正。此書元祿元年（1688）編纂，元祿十六年（1703）年編成。
- 31 引自貝原益軒編、伊東尾四郎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增補》（復刻版，東京：文獻出版，2001 年），〈卷 39・御笠郡〉，頁 197。原文為「…近江國に磨針嶺あり、磨針嶺と名付し事、むかし物ならふ人、志屈していなかへまからんとて、近江國を通りける時に、或人斧を石にてとく者あり。何のためそとへは、針にする也と答ふ。かの人さてはかやうの人もあるそかし。吾こころさしは無下におとれりとて、又都へ上り、学問して終に博士となり、其所をすり針と名つくと云傳ふ。」、本論文的譯文未標譯者名的均為筆者翻譯，以下同。
- 32 渡邊守順編著《近江の傳說》（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昭和 49 年（1974）），頁 63。引文中的短歌為筆者所譯，格式上按短歌的 5、7、5、7、7 字形式。原文為「道はなほ 学ぶことの 難からむ 斧を針とせし 人もこそあれ」。此短歌非空海所作，蓋為後人杜撰。文中的「中仙道」為舊稱，現為中山道。
- 33 駒敏郎、中川正文編著《近江の傳說》，東京：角川書店，昭和 52 年（1977）。頁 109。
- 34 小林博、木村至宏編《近江の街道》，東京：サンブライト出版。昭和 57 年（1982）。頁 104-105。
- 35 「磨針嶺」作為眺望琵琶湖的絕景還曾被畫家歌川廣重畫在浮世繪《木曾街道六十九次》（1795）中。

另外，這一時期臨湖堂由於此處繁盛，還有參勤交接的大名和朝鮮通信使等在此駐足歇宿。

- 36 該畫為小倉遊龜的代表作之一，創作於1947年，畫面長352公分，寬336公分。現藏於日本滋賀縣立近代美術館。
- 37 引自《筑前國續風土記》（1703），原文為「民俗の云傳は、菅公天判山にて、罪なきよしを天に訴へ玉ひし後、此所を通り玉ひしに、老翁ありて、斧を石にあててすりけるを見玉ひて、何にするととひ給ふ。老翁聞て針にすり侍へる由答へける。爰におゐて 菅公感し玉ひて、凡の事精勤せずしては、成就し難しとて、又天判山に上り給ひて、ひたすらに天に祈り玉ひしとかや。其老翁か針をすりし石とてあり。始は山のふもとに在しを、近世通路の側、林の中に移せり。長七尺九寸五歩、横五尺一寸五分あり。扁石なり。」、頁197。
- 38 菅原道真被左大臣藤原時平（871-909）狀告參與企圖擁立齊世親王，廢立醍醐天皇。昌泰四年（901）正月25日被醍醐天皇宣布降職為太宰權師，左遷至太宰府。參見瀧川幸司《菅原道真》（東京：中公新書，2019），頁224-225。
- 39 指延喜九年（909），菅原道真的政敵藤原時平39歲病死、醍醐天皇的皇子東宮保明親王和兒子皇太孫相繼病死、延長八年（930）朝議中清涼殿遭雷擊，多數朝廷要人死傷、作為日擊者的醍醐天皇受了驚嚇三個月後駕崩等一系列大事件。朝廷認作是菅原道真的冤魂作祟，因而為菅原赦罪，並將菅原生前左遷時降職的太宰權師重新恢復為右大臣，並贈與「正二位」稱號，70年後正曆四年（993）贈「正一位左大臣」稱號。參見瀧川幸司《菅原道真》，頁246。
- 40 「磨針石」（碑文寫作「針摺石」）位於福岡縣筑紫野市針摺中央路附近。
- 41 《筑前國續風土記》卷之二，〈提要下〉記「磨針川」（原文為「針摺川」），文云：「從平等村流出，在永岡村與蘆城川匯合」。頁48。
- 42 青柳種信著，福岡古文書閱讀會編校訂《筑前國續風土記拾遺》上卷（東京：文獻出版，平成五年（1993））有「針摺村」記載，言該村名與該町名均得名於菅原道真的「磨針」傳說。頁503。
- 43 《鴻書》又稱《劉氏鴻書》，是明萬曆年間安徽宣城劉仲達纂輯的一套類書，全書為24類，又分子目260，有奇、事實、詞章，相雜而載，每條皆注所出。《錦繡萬花谷》為宋代所編大型類書之一，共計120卷，分前集、後集和續集各40卷。作者不詳，書前有自敘，題淳熙十五年（1188）。約為成書刻印的時間。作者把曾閱過的書籍，通曉的知識等按內容不同，分門別類，彙編而成。包含天文地理、植物、動物、書畫等。現存宋版40冊、80卷。從內容上看與宋代祝穆撰《方輿勝覽》同。
- 44 同注30。
- 45 關東廳教科書編撰委員會編『日本語讀本』第四學年下卷，大正十三年（1924）版。引自竹中憲一編・解說《「滿洲」殖民地日本語教科書集成》2「初級教材二」，東京：綠蔭書房，2008、第2刷。頁360。
- 46 日語的原文為「斧を研いて針にする」、「斧を針にする」。參見《日本語を使いさばく 故事ことわざ辞典》（東京：あすとろ出版，2007），頁93。鐵斧作為「磨針」的道具在日本基本上為通說。
- 47 屈原《離騷》。引自馬茂元選注《楚辭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頁13。
- 48 林子平（1738-1793）是日本江戸時代後期的經世論家，著有《三國通覽圖說》、《海國兵談》等。《父兄訓》一書成書於天明六年（1786）。
- 49 據吉川金次在《斧・鑿・鉋》（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4）一書介紹，日本從四世紀以來出土的斧頭根據形狀和刃線大致分為六種，有割斧型、與歧型、鑄型、鉞型、手斧型、鑿斧型。佐原真在《斧頭的文化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一書中將斧頭分為兩大類，一是橫斧，一是縱斧。進一步細分，還可以分為單面刃和雙面刃。但無論哪種分類的斧頭，從形狀上來看，都與針的形狀相去甚遠。
- 50 引自劉守華《比較故事學論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405。
- 51 這是民間文學研究術語，指民間傳說故事在流傳過程中被民眾加工，將一些同類情節集中安置在某一

人物身上，此即「箭垛式」現象，而被集於一身的人物就稱之「箭垛式人物」。

- 52 李白《上安洲裴長史書》（753年），引自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1），頁383。
- 53 李白《贈張相鎬二首》之二，引自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頁383。
- 54 宋祁修撰《新唐書》·本傳：「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見《新唐書》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岩崎氏靜嘉文庫藏北宋嘉祐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1967））頁17291。
- 55 五代·劉昫《李白傳》，引自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頁383。
- 56 現代版的李白「磨針」傳說大都加了「李白小時候很貪玩，怕困難，讀書很少長進」的內容。如中國大陸的小學二年級《語文》課文〈鐵棒磨成針〉（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57 參見川崎一洋《弘法大師空海と出会う》（東京：岩波新書，2016）。
- 58 引自季羨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135。
- 59 王孝廉認為，「傳說的特質之一是被當時人當做真實的事實而相信著，特質之二是傳說有其時空的拘制。」詳見《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94），頁222。
- 60 僅舉一例，刊於《中國校園文學》2005年第22期上一篇署名林子（浙江省紹興縣楊汛橋鎮的小學生）的〈質疑「鐵棒磨成針」〉的文章。文中寫到「除非那個時代市面上沒有針賣，如果能買到針，何必要用鐵棒去磨呢？磨針既費時又費力的，何苦呢！再說針眼兒老婆婆能鑿出來嗎？李白小時候不會那麼傻，相信老婆婆能把鐵棒磨成針吧？」，頁62。
- 61 參見季羨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頁122。